

死的胜利

利 勝 的 死

著 杰 大 劉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智 啓

1 9 2 9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再版

死的勝利

全二冊
報紙
道林紙
定價大洋八角

著者 雪容女士

發行者 啓智書局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
所有

第

一

幕

時代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

地點 武昌抱冰堂裏

人物

劉士奇 二十四，C大學畢業生，雄壯的男子。

姜菊池 二十三，C大學女學生，劉之戀人。

李湘人 二十四，姜之同級友，愛劉士奇。

楊，張二女士，李之好友，C大學學生。

胡一萍，二十五，劉之好友，同在C大學畢業。

二月底，春色正濃。抱冰堂裏的各種花木，都開得非常嬌豔。舞台的左部，幾株大樹下面有一小亭，亭內擺有幾條石凳。右部有一堆極密的樹叢。有許多正開着紅白的杏花。樹叢的前面，有一條彎曲的小徑，可通左部的小亭。總之滿地花木盛開，鳥語花香，正是春色極濃時候。

幕開

劉士奇着時髦的西服，右手提手杖，左手提錢袋，攜姜菊池。從右部樹

叢小路前徐上。菊池衣極華麗之服裝，一切裝飾似失去女學生身分。

菊池 好了，那邊有個小亭，我們坐一刻罷。

士奇 倦了嗎？

菊池 走了許久，坐起來談話，舒服一些。

士奇 坐一刻很好，太熱了，你不覺得熱嗎？

菊池 熱！二月底這樣熱的天氣，真奇怪。

二人同入亭內，士奇將手巾鋪在石凳上，同坐。

士奇 此地真好，你看滿地都是春色。這樣的景致，一年也不過幾天。

菊池 這一片涼風，倒把人吹得爽快了。

士奇 你不要解開圍巾，傷風了，晚上又嚷頭痛。

菊池 那裏，現在不比冬天了，春風是和暖的。

士奇 你要知道，我耽心你的身體，比我自己的還要深切。病魔是無情的怪物。

菊池 是的，我感謝你的厚意。你自己也得保重。

士奇 我近來身體強壯多了。所以我這次到日本去，想學陸軍。

菊池 決定學陸軍嗎？

士奇 決定了。我的意見是……

菊池 有充分的理由嗎？

士奇 我覺得要救現在的中國，專空談是絕對收不到效果的。赤手空拳，革命那有希望。剷除國內的軍閥，打倒一切的帝國主義，沒有好的軍隊收不到最後的成功。一切的事業，都要靠實力。你說怎樣？

菊池 當然！沒有實力做後盾，甚麼事也辦不成。

士奇 並且還可以進一步說，中國現在這樣的紊亂，就是因為兵士沒有受訓練，沒有知識。這種知識，並不是說專門的知識。只要他們知道那一個人對，

那一個人不對，是應該北伐呢？還是應該南征。若有了這種知識，在相當的時候，可以倒戈，在相當的時候，可以免除許多無意識的自相殘殺的戰爭了。

菊池 這是自然的。

士奇 不僅兵士們沒有知識，連他們的軍官，一點也不懂。所以年年是這樣亂打，自己殺自己，也不是爲主義而戰，也不是爲國家而戰，完全是爲一二軍閥犧牲了他們的頭顱。這一點我看得很深切了，我覺得現在救中國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訓練出有知識的軍隊來。所以我決定想學陸軍了。

菊池 日本的陸軍學校，容易進去嗎？

士奇 沒有什麼困難，只要身體強壯，公使館介紹介紹，在大學畢了業，總不致於落第的。

（一賣糖菓的小孩，提籃入亭內。）

小孩 瓜子花生米，香蕉糖，葡萄乾。

菊池 香蕉糖十根。

士奇 不要花生米？

菊池 吃了花生米口渴。

（士奇給糖錢，小孩出。）

小孩 瓜子花生米，香……

士奇 你這幾天會着密斯朱了嗎？

菊池 昨晚也會面了，他們快結婚了罷。

士奇 就結婚嗎？

菊池 聽說是對方的要求。

士奇 去年我問她的時候，她說在此地畢業了，想到清華學校再去研究一二年。

結婚的事，暫時談不到。

菊池 雙方願意的時候，沒有什麼罷。

士奇 自然，他們結他們的婚，與我有什麼關係。

菊池 密斯龍也結婚了，不知道嗎？

士奇 不知道，什麼時候。

菊池 聽說是去年寒假。

士奇 真有趣。「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一點也不錯。看起來學校裏的嘲笑，都說是謠言，曾幾何時，竟然都一對一對的配起來了。

（士奇微笑，望菊池一眼，菊池臉微紅，頭低下。）

……

士奇 想起在學校裏你笑我我笑你的情形來，真是有趣。

菊池 ………

士奇 唉！他們都成功了。好！祝他們幸福。

菊池 唉！……

士奇 菊池！你怎麼樣？你不好受嗎？頭昏是不是？

菊池 不是？你……

士奇 菊池！你不要這樣？你有什麼事，儘管說。

菊池 你即刻就要遠別了！那樣萬里以外的遠別！

士奇 ………

（士奇偷望菊池一眼，菊池眼角有淚痕，士奇頭低下。）

菊池 你的前途比起我們來，真是鵬程萬里。到了國外的時候，恐怕也就記不起江濱這些故友了罷。

士奇 你爲什麼今天要說這樣的話，難道我是那樣把留學生的招牌，頂在頭上的人嗎？

菊池 但是！遠別是免不了的啊！

（菊池以手巾，偷拭眼淚。）

士奇

……

（以雙手捧着頭，好像要說什麼又不敢說的樣子。）

菊池

今晚一定走嗎？

士奇

……（沉思的樣子，沒有聽見菊池的話。）

菊池

今晚有開上海的船嗎？

士奇

唉！有……（聲音很小）

（兩人都有心事，低下頭來，暫時沉默。）

湘人着樸質的衣服，從右邊徐上。見劉姜二人，即退在亭後之大樹叢之

旁。偷聽他倆的說話。

菊池

士奇！你爲什麼不說話了？我問你今天一定走嗎？

士奇

對不起，我想事去了。……是的，今天一定走。

菊池 想什麼事？

士奇 唉！心事！

菊池 什麼心事？不能公開嗎？

士奇 只能歎氣！唉！……

菊池 不能說嗎？

士奇 你允許我說嗎？

菊池 我有這種不允許的權力嗎？

士奇 說了，我怕你生氣。

菊池 你不要這樣，什麼事，快說。

（菊池以手搖着士奇右膀。）

士奇 這種心事，在心的深處，也不知蘊藏着許久了。

菊池 倒底是什麼事？要說又不說。

（會意，故意假裝不知道的樣子。）

士奇 菊池！我們今天說了許多關於旁人的事情。我倆的問題，你究竟怎樣？

菊池 ………

士奇 我的語意，你大概懂了罷。我對於你的心事，在這三年以來，在多方面你也應該認識了一點。我今天本想不說，等到了東京，再寫信給你的。剛才你提起他們幾個的婚姻問題來，倒把我促動了。我愛你的心情，大約無須我說，雖不能一定說你是愛我。我當然也不能強迫你愛我。……

菊池 你爲什麼要說這樣的話。我愛你的心事，你不應該等今天才知道。不過訂婚又是進一步的問題了。想就在今天匆忙中解決，似乎太急促一點。

士奇 有了三年的長時間，雙方也認識不少了。只要雙方是絕對的同意的時候，一切都不成問題。

菊池 爲什麼要這樣急促。

士奇 菊池！你要知道，我今天就要同你遠別了，那一年回國來，這是多渺茫的事。這個問題，今天解決了，以後我專心在我的前途上努力，專心爲你努力了。

菊池 不要說爲我努力的話，是你自己的前途。

士奇 自己的前途，當然是不錯。爲你而努力，在我自己的良心上，不能否認。併且這三年以來，我們經了不少的波浪，才有今天。學校裏關於我倆的種種風說，你總也聽到過罷。

菊池 我不怕那樣的風說，隨他們講。

士奇 併不是怕的問題，我是說我們就不訂婚，他們會說我們早就訂婚了。

菊池 ……

士奇 無論如何，我倆的問題的解決，就在今天。我愛你的心，可以不必再說。有希望，沒有希望，等你最後的答覆了。今晚我是一定要走的。

菊池 不得我的父母的同意嗎？

士奇 這是我倆的問題，不是父母的問題。有得父母同意的機會，固然是好，就是父母不同意，一點也不能妨害我倆的愛情。因為世界太寬大了。

菊池 那末，我以後是你的了。

士奇 （驕喜狀握着菊池的手）菊池！你怎樣說的？

菊池 我倆的問題，如你的望，你以後勇敢地走上你的有望的前途罷。

士奇 菊池！我是人間的勝利者了。……

（一面說，一面將自己手上帶着的金戒指取下來，握着菊池的左手，將金戒帶在第四個手指上。）

士奇 這個戒指，是媽媽死時送我的，在我是一件最寶貴的紀念品。不過因為你沒有看見過媽媽，所以我今天就把這個送你了。

菊池 怎麼辦，我的戒指沒有帶在身邊，你不是今晚就要走嗎？